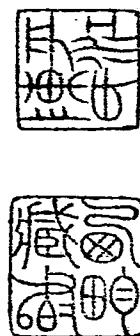




祖祿文集卷第五

祖 節 石 介 守 道



恠說上

恠說中

守道

恠說下

原亂

明禁

恠說上

三才位焉各有常道反厥常道則謂之恠矣
夫三光代明四時代終天之常道也日月為

薄蝕五星為彗孛可恠也夫五岳安焉四瀆流焉地之常道也山為之崩川為之竭可恠也夫君南面臣北面君臣之道也父坐子立父子之道也而臣抗於君子敵於父可恠也夫中國聖人之所常治也四民之所常居也衣冠之所常聚也而髡髮左袒不士不農不工不商為夷者半中國可恠也夫中國道德之所洽也禮樂之所施也五常之所被也而

汙濁不經之教行焉妖誕幻惑之說滿焉可恠也夫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二廟庶人祭於寢所以不忘孝也而忘而祖廢而祭去事禹狄之鬼可恠也夫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契能殖百穀祀之以為稷后土能平九州祀以為社帝豐堯舜禹湯文武有功烈於民者及夫日月

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立陵民所取財
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而老觀佛寺徧滿天
下可恠也夫人君見一日蝕一星縮一風雨
不調理一草木不生植則能知其為天地之
恠也乃避寢減膳徹樂恐懼責已脩德以禳
除焉彼其滅君臣之道絕父子之親棄道德
悖禮樂裂五常遷四民之常居毀中國之衣
冠去祖宗而祀夷狄汙湯不逕之教行妖誕

幻惑之說端則反不知其為恠既不能禳除
之又崇奉焉時人見一狐媚一鶴噪一梟鳴
一雉入則能知其為人之恠也乃啓祝祈祭
以厭勝焉彼其孫其子其父其母忘而祖宗
去而父母離而常業裂而常服習夷教祀夷
鬼則反不知其恠既厭勝之又尊異焉愈可
恠也甚矣中國之多恠也人不為恠者幾少
矣噫一日蝕一星縮則天為之不明一山崩

一川竭則地為之不寧。釋老之為恠也，千有餘年矣。中國蠹壞亦千有餘年矣。不知更千餘年，釋老之為恠也，如何？中國之蠹壞也，如何？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不生吁？

恠說中

或曰：天下不謂之恠子，謂之恠今有子，不謂恠而天下謂之恠，請謂子而言之可乎？曰：奚其為恠也？曰：昔楊翰林欲以文章為宗於天。

下憂天下未信盡已之道，於是盲天下人目聾天下人耳，使天下人目盲不見，有周公孔子。蓋軒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使天下人耳聰不聞。有周公孔子，蓋軒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俟周公孔子。蓋軒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滅，方發其旨，開其聰，使天下唯見已之道，唯聞已之道，莫知其他。今天下有楊億之道，四十年矣。今人欲反旨天下人，目聰天下人。

耳使天下人目盲不見有楊億之道使天下人耳聰不聞有楊億之道俟楊億道滅發其盲開其聰使目惟見周公孔子益軒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耳惟聞周公孔子益軒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周公孔子益軒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也三才九疇五常之道也反厥常則為恠矣夫書則有堯舜典臯陶益稷謨禹貢箕子之洪範詩

則有大小雅周頌商頌春秋則有聖人之經易則有文王之繇周公之爻夫子之十翼今楊億窮研極態綴風月美花草淫巧侈麗淳華纂組利鍊聖人之經破碎聖人之言離析聖人之意蠹傷聖人之道使天下不為書之典謨禹貢洪範詩之雅頌春秋之經易之繇爻十翼而為楊億之窮研極態綴風月美花草淫巧侈麗淳華纂組其為恠大矣是人欲

去其恠而就於恠無天下反謂之恠而恠之
嗚呼

恠說下

吾既作恠說二篇或曰子之恠說上篇言佛老下篇言楊億信恠矣然今舉中國而從佛老舉天下而學楊億之徒亦云衆矣雖子之說長又豈能果勝乎子不唯不能勝夫萬億千人之衆以萬億千人之衆反攻子且恐子

不得自脫將走於蠻夷險僻深山中而不知避也子亦誠自取禍矣余聞之輒躍起身數尺瞑目作色應之曰孔子大聖人也子取唐虞禹湯文王武王周公孔子之道定以為經垂於萬世夫堯舜禹湯文王武王周孔之道萬世常行不可易之道也佛老以妖妄恠誕之教壞亂之楊億以淫巧淳偽之言破碎之吾以攻乎壞亂破碎我聖人之道者吾非攻

佛老與楊億也吾學聖人之道有攻我聖人
之道者吾不可^不反攻撻也盜入主人家奴尚
為主人拔戈持矛以逐盜及為盜所擊而至
於死且不避其人誠非有利主人也蓋事主
之道不得不僉也亦云忠於主而已矣不知
其他也吾之有死而已雖萬億千人之衆又
安能懼我也

原亂

周秦而下亂世紛何為而則然也原其來
首由義由亂言之制也夫天子君也諸侯臣
也君南面臣北面上天之制也故天子負斧
辰南嚮而立朝諸侯於明堂明堂者明諸侯
之尊卑也明諸侯之尊卑者明君不可偏於
臣不可擬於君也周至夷王室弱矣不敢自尊於諸侯與諸侯下堂而相見則君臣
之禮夷王亂之也君臣之禮亂則朝覲之禮
廢而諸侯不臣矣天下無王者吁亂是以作

古者什一而稅故夏五十而貢商七十而助周百畝而徵蓋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周室寢微王道絕矣諸侯專征伐擅賦役兵革不息興作無時而用度窘魯宣公於是始稅履畝成公於是始作工甲則什一之制宣公成公立之也什一之制亡則聚斂之臣起而國日以削矣民日以貧矣吁亂是以作古者為井田一夫一婦受田百畝公田十畝廬舍二

畝半凡為田一頃十二畝半八家而九頃共為一井田有定分賦有常出而民無爭秦孝公專務富國彊兵用商鞅計廢井田制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則井田之制秦孝公廢之也井田之制廢而經界不正井隧不均穀祿不平矣吁亂是以作夫男匹位乎外女匹位乎內天子聽男教后聽女訓天子理陽道后理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三代不易

之道也秦襄王太后出閨闥而臨軒戶以女子而朝羣臣則男女之職秦襄王亂之也男女之職亂則陰陽之序失陰陽之序失則日月逆行而天地反覆矣吁亂是以作古者封建諸侯藩屏王室天下治與諸侯守之天下亂與諸侯持之三代享國或八九百年或四五百年由茲道也秦始皇既吞六國并諸侯思欲獨立天下罷封建置郡縣則封建之

制秦始皇壞之也封建之制壞而天下微矣王室弱矣天子孤矣吁亂是以作古者一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后妃之數也秦漢帝母稱皇太后祖母稱太皇太后適稱皇后妻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婕妤嬪娥容華充衣昭儀之號凡十一號則后妃之數秦漢亂之也后妃之數亂則品秩雜而女色盛品秩雜則上

下瀆矣女色盛則邦國殆矣吁亂是以作周
禮閭者掌守王宮中門之禁而已寺人掌王
宮之內人及女官之戒命而已漢武帝數宴
後庭或潛遊離館奏請機事多以宦官主之
宦官始預政焉則宦官之權武帝啓之也宦
官之權啓則巧邪入而佞倖進巧邪入則正
直廢矣佞倖進則君政敗矣吁亂是以作夫
君臣之禮亂則僭奪纂弑作矣什一之制亡

則暴賦重算行矣井田之制廢則豪彊兼并
興矣嘵甚矣不封建也陳涉一唱而贏秦亡
亂男女也呂后專制而炎漢中否脢后妃也
戚姬進倖而太子甚危飛燕耽寵而成帝致
大用宦官也恭顯用事而前朝大損曹張執
政而劉氏終滅嗚呼秦漢而下亂賊繼踵皆
由是也夫古聖人為之制所以治天下也垂
萬世也而不可易一則亂矣後世不能由之

而又易之以非制有不亂乎夫亂如是何為則亂可止也曰不反其始其亂不止

明禁

國家之禁疎密不得其中矣今山澤江海皆有禁鹽鐵酒茗皆有禁布綿絲枲皆有禁闈而河梁皆有禁子去其父則不禁民去其君則不禁男去其未耜則不禁女去織紝則不禁工作奇巧則不禁商通珠貝則不禁士亡仁

義則不禁左法亂俗則不禁淫文害正則不禁市有游手則不禁官有游食則不禁衣服踰制則不禁宮室過度則不禁豪強兼并則不禁權要橫暴則不禁賄行於上則不禁吏貪於下則不禁夫子去其父則亂也民去其君則叛也男去其未耜女去其織紝則離其業也工作奇巧商通珠貝士亡仁義則棄其本也左法亂俗則中華夷也淫文害正則經

藉息也市有游手官有游食則公私墮也衣
服踰制宮室過度則上下僭也豪強兼并權
要暴橫則貧人困也賄行於上吏貪於下則
公道缺也如是而不禁彼山澤江海人所取
財也鹽鐵酒茗人所取資也布綿絲枲人所
取用也關市河梁人所取濟也而禁豈先王
之法乎三代之制乎或曰如何則先王之法
也三代之制也曰禁其不禁而弛其禁則先

王之法也三代之制也

祖徳文集卷第五

祖徳文集卷第六

祖徳石介守道

是非辯

復古制

明四誅

擊蛇笏銘并序

鄭元傳

是非辯

天子將舉人而任之間於宰相一人是一
人非之宰相將推人而舉之間於百官百官

一人是之一人非之則將誰質曰質於其言
之賢者賢者是非公也小人不黨則謗矣曰
問於朝廷問於天下朝廷非之天下是之朝
廷是之天下非之則將誰質曰質於天下天
下是非公也朝廷不讎則疾矣去黨與謗棄
讐暨疾人皆能是：非：也存黨與謗懷讐
暨疾未可與言是非矣嗚呼余觀能是：非
非推於天下而人不以為私更乎萬世而人

不可以易古獨有三人堯也舜也孔子也堯
舜知朱均之不肖而不與其子知舜禹之賢
而以天下讓是非著矣孔子為春秋是非二
百四十二年當時無一人妄受其恩無一人
謬享其善是非當矣次則蓋軒韓愈也蓋軒
是湯武非桀紂韓愈是周孔非佛老是非判
矣自堯舜至於今凡幾千百年有此五人是
非之難也如此凡人愛憎以情善惡由已千

載朽骨九泉腐肉猶以好惡升黜於毫枯
竹間况與之比肩而事主接武而趨朝乎則
知人無堯舜孔子蓋軒轅愈之心皆不可與
言是非矣吁今亦有以一飯厚薄而為憂且
憎者劉工部在南京有士自不脩劉不禮之
退而怨且怒逢人罵劉語不休孔大諫在充
州有人不得善遇退而怨且怒到處謗孔辭
甚醜然二子者是止不為顯非止不為辱何

懼哉余懼冕旒之前軒陛之下有以姦為賢
有以賢為姦有以佞為忠有以忠為佞有以
詐為直有以直為詐有以邪為正有以正為
邪亂吾君之聽惑吾君之目惑吾君之心者
以賢為姦則龍逢見誅矣以忠為佞則比干
見殺矣以直為詐則周公見疑矣以正為邪
則屈原見疎矣以姦為賢則飛廉見進矣以
佞為忠則靳尚見信矣以詐為直則趙高見

任矣以邪為正則王莽見用矣如是豈不亂
天下乎豈不危社稷乎余是以懼故作是非
辭

復古制

厥初生人無君臣無父子無夫婦無男女無
衣服無飲食無田土無宮室無師友無尊卑
無冠婚無喪祭同乎禽獸之道也伏羲氏神
農氏黃帝氏陶唐氏有虞氏夏后氏商人周

人作然後有君臣有父子有夫婦有男女有
衣服有飲食有田土有宮室有師友有尊卑
有冠婚有喪祭噫聖人之作皆有制也非特
救一時之亂必將垂萬世之法故君臣之有
禮而不可躡也父子之有序而不可亂也夫
婦之有倫而不可廢也男女之有別而不可
雜也衣服之有上下而不可僭也飲食之有
貴賤而不可過也土田之有多少而不可奪

也宮室之有高卑而不可逾也師友之有位而不可違也尊卑之有定而不可改也冠婚之有時而不可失也喪祭之有經而不可忘也皆為萬世常行不可易之道也易則亂之矣夫禮樂刑政制度難備也久矣始伏羲氏歷於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十有一聖人然後大備矣夫十一聖人思之而已深矣經之亦已遠矣其巧亦已至矣其智

亦已盡矣後人有作乃名尚一時之能苟肆一時之欲而盡廢古人之制故君臣相亂父子相賊夫婦相殺男女相害衣服相僭飲食相侈田土相奪宮室相誇師友相叛尊卑相悖冠婚失而喪祭廢於今千有餘年矣而不能止吁且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十一聖人為之制信可以萬世常行而不易也後世無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

文武周公孔子則請勿更作制後世有伏羲
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則請起
今之亡而復古之制

明四誅

王制曰折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
殺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趨衆殺行偽而
堅言偽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擇以趨衆殺
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趨衆殺此四誅者不

以聽大武四誅誠乎王制也明王制以用四
誅用四誅以靖天下者惟舜周公孔子乎舜
誅四凶周公誅管蔡孔子誅少正卯王制明
矣吁王制絕已二千年矣而天下皆干乎四
誅無誅之者佛老者夷狄之人也而佛老以
夷狄之教法亂中國之教法以夷狄之衣服
亂中國之衣服以夷狄之言語亂中國之言
語罪莫大焉而不誅夫不以堯舜禹湯文武

周公之道事其君者皆大過也而有以楊朱
墨翟之言進於其君者有以蘇秦張儀之說
進於其君者有以韓非商鞅之術進於其君
者有以聲色狗馬之玩進於其君者罪莫大
焉而不誅夫不道先王之法言而辯詐相勝
不服先王之德行而奇譎相矜不為孔子之
經而淫文淳辭辭瞽天下後生之耳目罪莫
大焉而不誅夫不誦詩以諷而倡優鄭衛之

戲以亂君耳夫不執藝以諫而為雕麗淫巧
之器以蕩君心罪莫大焉而不誅夫不脩大
中至正之福而託陰陽巫鬼以惑天下
之民罪莫大焉而不誅夫天下皆干爭四誅
而不誅吾故明之

擊蛇笏銘并序

天地至大有邪氣干於其間為凶暴為殘賊
聽其肆行如天地卵育之而莫禦也人生最

靈或異類出於其表為妖恠信其異端如人
蔽覆之而莫露也祥符年寧州天慶觀有蛇
妖極恠異郡刺史日兩至於其庭朝焉人以
為龍舉州人內外遠近因不駿奔於門以觀
恭莊肅祇無敢怠者今龍圖侍御孔公時恠
幕在是邦上隨郡刺史於其庭公曰明則有
禮樂幽則有鬼神是蛇不以誣乎惑吾民亂
吾俗殺無赦以手板擊其首遂斃於前則蛇

無異焉郡刺史暨州內外遠近庶民昭然若
發蒙見青天觀白日故不能肆其凶殘而成
其妖惑易曰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公之謂乎
夫天地間有純剛至正之氣或鍾於物或鍾
於人：有死物有盡此氣不滅烈烈然彌亘
億萬世而長在堯時為指佞草在魯為孔
子誅少正卯刃在齊在晉為董夬筆在漢武
朝為東方朔戟在成帝朝為朱雲劍在東漢

為張綱輪在唐為韓愈論佛骨表逐鱸魚文
為段太尉擊朱泚笏今為公擊蛇笏故後人
去堯德聰少正卯戮孔法舉罪趙盾晉人懼
辟雀子齊刑明距董偃折張禹勑梁冀漢室
又佛老微聖德行鱸魚徒潮患息朱泚傷唐
朝振恤她死妖氣散噫天地鍾純剛至正之
氣在公之笏豈徒覽一蛇而已軒陛之下有
凶上欺民先意順旨者曰公以此笏指之廟

堂之上有蔽賢蒙恩違法亂紀者曰公以此
笏麾之朝廷之內有諛容佞色附邪背正者
曰公以此笏擊之夫如是則軒陛之下不仁
者去廟堂之上無姦臣朝廷之內無佞人則
笏之功也豈止在一蛇公以笏為任笏得公
而用公方為朝廷正人笏方為公之良器敢
稱德於公作笏銘曰

至正之氣 天地則有 笏惟靈物

笏乃能受笏之為物純剛正直
公惟正人公乃能得笏之在公
能破淫妖公之在朝讒人乃消
靈氣未竭斯笏不折正道未亡
斯笏不藏惟公寶之烈其光

鄭元傳

咸平二年冬十有二月契丹南牧鄭氏盡室
陷焉鄭元之父於是乎死於契丹天聖七年

夏四月元載其母與其孥來歸十年春三月
元復入契丹夏六月負其父骨歸葬於鄆州
須城縣廣化鄉水東王管載村之先塋觀察
推官石介曰此北戎遠中國禮義其地不毛
其俗無知中國人陷其中者如落深穿如囚
狴牢忽焉出而適我中國目刮去垢穢而見
聲明文物之容耳剔去泥滓而聞金石弦匏
之聲臥挑去膻腥而嗅芝桂蘭蕙之馨身脫

殯裹而被纖繕之服廬舍毳幕而宅清涼之
居飲食甘瞽水泉清冷如猿出檻如鷹脫繫
固恨去之不遠而深入於山林鞠之不高而
葬於舊塋謂雖棄戎狄而歸中國如不歸脫
死地生故鄉如不生視嚮日之深穿狴牢輒
不敢憚復以其身投於其中且曰死與父皆
埋於異域生與父皆歸於中國冒重險履不

測與死相去其間不容髮卒能負父骨而歸
易中國之棺衣列故園之松楸從其先塋處
其安宅鄭氏之子可謂純孝者矣詩曰孝子
不匱永錫龠類其是之謂乎噫今之人至於
士大夫之家其有甚不孝者而文而母死於
他邦至遐至險尚在六服之內無防禦無關
隔蕩然坦途千里咫步猶有塵霜露更歲時
不克與其骨歸於而鄉者推鄭氏之子化於

天下天下無不忠之臣無不順之子挹鄭氏
之子風移於海內無不仁之人無不厚之俗
天子端門九重階陞累級小臣疎遠且賤不
得列其事於軒墀之上請天子出一束之帛
一尺之詔旌其人表其門第書其實揭諸天
下且以厚薄俗

祖徳文集卷第六

祖徳文集卷第七

祖徳石介守道

可嗟貽趙狩

畫藏貽君豫

二大典

讀原道

辨易

尊韓

釋汝墳卒章

錄蠹書魚鱗

歸魯名張生

宗儒名益生

可嗟貽趙狩

飲食者所以輔性命上古人未飲食故多夭
疾殘折而死伏羲作網罟以畋以漁神農教
之種黍稷人始知飲食以得不夭死今之嗜
為佛者日一食嗜為仙者累年不食日一食
者病瘠累年不食者餓死吁可嗟矣自古皆
有死而莫不飲食今不食以求長生惑之甚
矣且為黃帝乎百一十歲而死為少昊乎百
歲而死為顓頊乎九十八歲而死為帝嚳乎

一百五歲而死為帝堯乎百一十八歲而死
為帝舜乎百歲而死為禹乎二百歲而死為
湯乎三百歲而死為文王乎九十七歲而死
為武王乎九十三歲而死為夫子乎七十二
歲而死茲十一聖人者聖人之至也猶皆死
彼匹夫乃欲求長生夫命於天地之間無不
死松柏固也亦死龜鶴靈也亦死大凡有血
氣有性命飛走生殖衣服飲食者皆死血氣

有多少性命有虧實飛走有倦生殖有技衣
服飲食有窮何得不死唯元氣不死元氣大
為天地小為日星融為川瀆結為山嶽天猶
有時裂地猶有時陷日猶有時虧星猶有時
陷川瀆猶有時涸山嶽猶有時崩人乃獨得
不死斯實誰子此出於方士恠妄之說後生
不知聖人大道愚惑至此趙狩者始受業於
魯石介鄆士建中又學於泰山先生三人之

道一出於孔氏離孔氏未嘗有一言及諸子
不知狩得妖誕荒悖之說於誰而心甘樂
死求所為神仙長生之道吾三人嘗力距之
距終不去噫狩陷深穿大壑逢吾三人者援
之不出狩其命矣乎予故作可嗟以貽之

畫藏貽君豫

吾家君豫才敏而少學為文字辭句健跳學
為丹青形物微妙噫作無益而害有益古人

所藏不有博奕言其飽食而無所用心禹為聖人又承舜堯之緒足以無為而端居猶汲汲惜乎寸陰汝乃佚安嬉戲不務功名之如前人甘容身於牛蹄之塗吾浪々而沾襟吁與其丹青木草豈若丹青爾德倬為騫由聖有其丹青馬牛豈若丹青爾德倬為騫由聖有周孔次有蓋韓孝有曾子忠有比干清和夷惠德行閨穎藪呂伊邵其立桓々蕭張房杜

謇靖直端其人雖死千載如存想其行事矣風夏寒客泉日月德音琅玕爾以筆傳人神徒耳鼻衣冠豈如心傳聖賢高蹈遠攀爾以手寫蟲鳥徒口喙羽翰豈如筆寫六經往行前言傳之於墨々久則昏傳之於心々久益升繪之於帛々裂則殘繪之於身々死不刊汝嗜於畫其名日利汝嗜於學其德日完嗟夫易汝嗜畫之心為嗜學之心聖賢何難汝

聽吾言瞽如芝蘭擲牒折筆無汚輕孰

二大典

周禮春秋萬世之大典乎周公孔子制作至矣周自夷王已下寢寢寢微京師存乎位號而已然五六百年間綿々延々不絕如綫而諸侯卒不敢叛者周禮在故也王室益弱諸侯日彊又二百年亂臣賊子如麻然而畏未敢取周者春秋作故也自堯舜三代唯周得

八百有餘年雖后稷公劉積德自遠實以二大典矣嗚呼周禮明王制春秋明王道可謂盡矣執二大典以興堯舜三代之治如運諸掌後世無人行之者悲夫董仲舒以春秋對其知王道之宗矣王仲淹以周禮往其知王制之本矣惜夫漢武孱弱隋文侮慢二君子卒不用二大典卒無施吾於此尤傷焉

讀原道

書之洪範周禮之六官春秋之十二經蓋子之七篇原道之千三百八十八言其言王道盡矣箕子周公孔子之時三代王制尚在蓋子去孔子且未遠能言王道也不為艱矣去孔子後千五百年間歷楊墨韓莊老佛之患王道絕矣雖曰洪範曰周官曰春秋曰蓋子存而千歧萬徑逐一競出詭邪滛僻荒唐放誕之說恣行於天地間無有禦之者大道破

散銷亡睢盱然惟楊莊之歸而佛老之後吏部此時能言之難推洪範周禮春秋蓋子之書則深惟箕子周公孔子蓋軒之功則吏部不為少矣余不敢廁吏部於二大聖人之間若箕子蓋軒則余不敢後吏部

辨易

王績為負苓者傳戴薛收之言曰伏羲畫八卦而文王繫之不逮省文矣以為文王病也

負菴者曰文王焉病伏羲氏病甚者也皆者
伏羲氏之未畫八卦也三才其不立乎四序
其不行乎百物其不生乎萬象其不森乎以
謂伏羲氏泄道之密漏神之機為始也亂者
吁可恠也夫易之作救亂而作也聖人不得
已也亂有深淺故文有繙省亂萌於伏羲故
八卦已矣漸於文王故六十四已矣極於夫
子故極其辭而後能止伏羲後有神農氏黃

帝氏少昊氏顓頊氏高辛氏唐堯氏虞舜氏
禹湯皆聖人也豈獨不能繫易之一辭無亂
以救也文王豈獨能過是九聖人亂不可不
救也作易非以為巧救亂也文王夫子非以
術辭明易也易不作天下至今亂不止文王
夫子無述易至今不明薛收負菴者不達易
甚矣

尊韓

道始於伏羲而成終於孔子道已成終矣不生聖人可也故自孔子來二千餘年矣不生聖人若蓋軻氏揚雄氏王通氏韓愈氏祖述孔子而師尊之其智足以為賢孔子後道屢塞關於孟子而大明於吏部道已大明矣不生賢人可也故自吏部來三百餘年矣不生賢人若柳仲塗孫漢公張晦之賈公疎祖述吏部而師尊之其智實降噫伏羲氏神農氏

黃帝氏少昊氏顓頊氏高辛氏唐堯氏虞舜氏禹湯氏文武周公孔子者十有四聖人孔子為聖人之至噫蓋軻氏荀況氏揚雄氏王通氏韓愈氏五賢人吏部為賢人之卓不知更幾千萬億年復有孔子不知更幾千百數年復有吏部孔子之易春秋自聖人來未有也吏部原道原仁原毀行難禹問佛骨表諍臣論自諸子以來未有也嗚呼至矣

釋汝墳卒章

汝墳卒章曰鰣魚頰尾王室如燬箋云君子仕於亂世其顏色瘦病如魚勞則尾赤所以然者畏王室之酷烈是時紂存且末句云雖則如燬父母孔邇箋云辟此勤勞之憂或時得罪父母甚近當念之以免於害不能為疏遠者計也子夏序曰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

以正也其末句云父母孔邇康歲謂此勤勞之憂或時得罪父母甚近當念之以免於害夫紂之苛政甚矣烈如猛火不可嚮邇雖慈父慈母又豈能恤其子哉以謂父母指文王也言王室雖酷烈民不堪其苦文王之仁行乎汝墳之國被文王之德厚戴之如父母也詩曰愷弟君子民之父母春秋傳曰憂之如父母此慰勉其君子之辭言雖仕於亂世若

紂之虐政紂之亡日可待也民望文王不遠
矣亦如桀之民望湯曰撫我后三來其蘇康
成似未達詩人之旨故釋之

錄蠹書魚辭

蠹書魚曰吾常游於文字間文字有所殘闕
者人則曰吾蠹之故目子曰蠹書魚夫書豈
吾蠹之邪昔者孔子脩春秋帝皇之道取三代
之政述而為經則謂之書其文要而簡其

道正而一所以扶世而佑民示萬世常行不易
之道也後世人有悖之者則其書或息其
書息則聖人之道隳壞也斯得不謂之蠹乎
文中子曰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
散齊韓毛鄭詩之末也大戴小戴禮之衰也
又楊墨之言出而孔子之道塞佛老之教行
而堯舜之道潛斯則易其九師之蠹乎春秋
其三傳之蠹乎詩其齊韓毛鄭之蠹乎禮其

大戴小戴之蠹乎孔子道其楊墨之蠹乎堯
舜道其佛老之蠹乎魏晉以降迄於今又有
聲律對偶之言雕鏤文理剝刻典經浮華相
滛巧偽相衡廁削聖人之道離析六經之旨
聖人之道日以刻薄而不脩六經之旨日以
解散而不合斯文其蠹也書之蠹有自來矣
而謂予曰蠹書魚予敢辭

歸魯名張生

道士張生擲黃冠頂章甫衣服襪如趨吾階
升吾堂請吾易其名夫求聖人之道者必自
魯始魯周公之所封也孔子之所出也聖人
之道盡在魯矣之於魯然後聖人之道可得
而見也今夫人不之於魯而之於秦之於楚
之於吳之於越去聖人之道不亦遠乎嗚呼
甚矣止有之於夷狄者去魯益為遠夫秦楚
吳越將復於魯不逾月遂可至焉僕如此其

易也吾未見其能復者焉夷與狄將復於魯窮時卒歲不能至焉僕如此其難也吾今見其能復者焉春秋之義夷狄則夷狄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況能自至於魯者乎吾請以歸魯名張生歸魯所以宗聖人之道也生其勉之

宗儒名益生

予向以春秋授諸生學中益生衣道士服升

吾堂上預諸生列受吾說焉日薰灼乎聖人之道久之相說以解於是大寤聖人之道一出於孔子遂棄其師事吾儒師裂其服被吾儒服斥其禮行吾儒禮擲其書讀吾儒書予願以宗儒名益生嗚呼君臣父子皆出於儒也禮樂刑政皆出於儒也仁義忠信皆出於儒也生誠能宗儒生為君子矣

祖徳文集卷第七

祖徳文集卷第八

祖

徳

石

介

守道

救說

錄微者言

書淮西碑文後

辨謗

辨惑

責素餐

朋友解

并序

貴謀

責臣

辨私

貴謀

貴謀

天下有大憂危國家有大菑患聖賢發至誠
運至智宦至謀以扶安之聖賢之誠：矣聖
賢之智明矣聖賢之謀果矣如機之發如蓍
之吉如節之合作於此而應於彼言於近而
驗於遠不羨毫釐噫聖賢之謀必行則自古
無喪身無敗家無亡國傾天下喪身敗家亡
國傾天下由聖賢之謀不用也桀從伊尹之
謀安有南巢之放紂從比干箕子之謀安有

太白之誅項從范增之謀安有楚江之亡漢
從劉向之謀安有王氏之篡唐高宗從遂良
之謀安有武氏之禍明皇從九齡之謀安有
祿山之難陳不從洩冶之謀故亂晉不從宣
子之謀故弑虐不從宮之奇之謀故亡秦不
從蹇叔之謀故喪崤函之師趙不從藺相如
之謀故失長平之衆成安君不從廣武之謀
故死泜水之上漢高皇不從建春之謀故困

平城之中堯能用舜禹之謀是以光宅天下
舜能用夔契之謀是以濬哲文明禹能用益
稷之謀是以克夏文武能用呂望周邵之謀
是以革商高祖能用三傑之謀是以有漢惠
帝能用子房之謀是以定位光武能用耿鄧
之謀是以復乃堂樟劉備能用葛亮之謀是
以王有巴蜀文帝能用高頤之謀是以創始
有隋太宗能用房杜之謀是以光亨於唐梁

公之謀行則李氏再祀姚宋之謀行則開元
升平裴度之謀行則元和靖武大武聖賢之
謀至矣用之則生不用則死用之則存不用
則亡死生存亡大矣彼不能用愚闇甚矣嗟
乎

救說

道大壞由一人存之天下國家大亂由一人
扶之周室衰諸侯競道大壞也孔子存之孔

子沒楊墨作道大壞也蓋子存之戰國盛儀
秦起道大壞也荀況存之漢祚微王莽篡道
大壞也楊雄存之七國弊王綱圯道大壞也
文中子存之齊梁來佛老熾道大壞也吏部
存之管蔡之亂則周公扶之也諸呂之亂則
周勃扶之也江左之亂則周公扶之也武氏
之亂則梁公扶之也祿山之亂則汾陽扶之
也朱泚之亂則西平扶之也淮西之亂則晉

公扶之也五代之亂則瀛王扶之也故道卒
不壞天下國家亂卒止古之人有言曰大厦
將頽非一木所支是棄道而忘天下國家也
孔子曰危而不持頽而不扶則焉用彼相易
大過上六滅頂凶无咎以救東楹弱也大厦
將頽一木柱之或得不頽顧頽而不支坐而
俟其頽斯上為不智者矣道將大壞天下國
家將大亂而不救坐而俟其壞亂斯亦不仁

者矣大凡聖人之道有蓄害以身當之賢人
之父也天下國家有患難以死殉之忠臣之
節也而曰見可而進量力而動其全身苟生
者歟

責臣

大過上六君子矣心在救時至於滅頂凶而
無悔且當棟撓之世居无位之地而過涉以
扶衰拯弱可謂君子矣今國家有西北邊之

憂聖君夙夜勤勞日旰不虞重擇大臣付以
專征大官以寵之富祿以厚之節旄以榮之
宜竭智力以幹乃任盡謀策以濟厥事智力
竭矣謀策矣然後以死繼之可也乃偃蹇
君命優游私家謂聞金鼓之震天不若聞絲
竹之滛耳謂見羽旄之翳目不若見趙衛之
侍前謂若被甲胄不若服輕紈謂若冒矢石
不若御重裘不竭智力不盡謀策乃稱才不

稱任飲食加多勦力完壯乃謂病不任事上
以囚於君下以欺於人以圖其身之安噫國
家以安無事乃將乃相僕公僕侯貪榮取寵
不知休止聚財積貨不知紀極飽而嬉醉而
眠間則陳功勞叙閥閱矜材能薦智略恨爵
位之不高任使之不先曾不曰才不稱任病
不任事國家一日有邊鄙之憂聖君倚之以
安則曰臣病臣不才至於兩鉉三班院除人

往西北邊去多不肅行嗚呼食人之祿死人
之事況聖君英威睿武仁行如春義行如秋
敢茲不肅是臣得以憮若臣不能以使臣也
天子之命豈不行乎傳曰四郊多壘卿大夫
之辱也又曰主憂臣辱大官以被其身富祿
以厚其家四郊多壘則曰非我之辱也主憂
則曰非我之事也有官責而不勤其官矧在
於無位之地乎吾是以責斯人而賢上六也

嗚呼賴聖君洪覆如天不以寘諸法若有如
孔子者出則當以春秋亂臣同誅矣

錄微者言

晚鼓後諸曹既掩書退公舍岑寂如私庭焉
日將曛予巾褐坐軒窓下有府吏職執法丁
其姓簡其名者袖短幅急馳而來順氣和聲
油然泠然授於予曰日天子念東南之民荐
罹其饑渙然散汗湯之澤除其田租以緩民

命乃鄉墅有不占田之民僕人之牛受人之
土庸而耕者謂之客戶入歲輸其緡錢數百
於有司以其不地而征無名而取謂之乾食
鹽錢此民年豐尚不逃飢與寒歲凶穀價高
朝夕且恐死乃不得與占田之民同除其賦
官人幸有位亦嘗聞孝子有濟蒼生之心豈
能書其事馳聞於天子之庭乎介瞿然而駭
悚然而恭抗聲大呴語其人曰此衣食天子

者之所宜恩也牧養天子之民者之所宜憂也刺史巖坐於堂縣令申處其家庶臣晏然高枕而臥使臣誼譁攬轡而馳曾不及是憂爾何人恩及是吾徒食而魚出而車朝服逶迤處爾之上上何施其面目哉予將轉爾言達於上傳曰詢于芻蕘又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嘉其人有所興起座右見筆硯目書之贊背云

辨私

儒者好稱說孔子之道非大言也非私於其師之道也孔子之道治人之道也一日無之天下必亂如粟米不可一日少一則人飢如布帛不可一日乏一則人凍死孔子之道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朋友也長幼也天下不可一日無君臣不可一日無父子不可一日無夫婦不可一日無朋友不可一日無長幼

萬世可以常行一日不可廢者孔子之道也離孔子之道而言之其道雖美不致於遠其言雖切無補於用猶錦繡不可以待寒珠玉不可以療飢故儒者稱說不及焉非遺之也

書淮西碑文後

淮西之賊五十年王師屢戰無功天啓神算以授裴度：克恭行天罰以夷大叛天下之兵百十萬之將過時不下度建大謀以任李

想：克先登賊城以殲元兇淮西以平蔡人以生天人相與乎君臣協心乎上下同力乎推其用則度得天也想得人也許其功則度任智也想任力也曰躁者曰潤者人止知其風雨也曰生者曰成者人止知其春秋也然不動而運其用者天也曰戰者曰勝者人止知其想也光穎也重裔也然無為而任其謀者度也漢高帝取天下蕭何無汗馬之勞韓

信政必取戰必勝曹參身被七十創而功名
何則不曰發蹕指示者人也追殺獸者狗也
反後於蕭何
度與想之功止猶是乎文公豈昧此者著辭
於碑優度功誰曰不實也初度輔政以羣賊
未除宜延接奇士共為籌畫乃請於私第接
延賓客自是天下賢俊得以效計議於丞相
則取蔡之謀已落於穀中矣諸將連年出兵
玩寇相視持以歲月未有成功而羣臣皆歛

罷兵度獨唱堅議與上協心計定意斷衆不
能破請身自督戰且曰撫不與此賊偕全則
得勝之算已運於掌上矣及至鄆城巡撫諸
軍宣達上旨士皆賣勇時諸道兵有中使監
之軍陣進退不由主帥勝則先使獻捷偶効
則凌挫百端度至行營並奏去之兵歸專制
之於主將衆皆喜悅軍法嚴肅號令畫一則
將軍之令專行於閩外矣以天下取蔡之謀

堂上得勝之算闖外將軍之令合而用之一
而行之易曰師正丈人吉有不利乎七月度
出十月賊平成天下之務通天下之志不疾
而速不怒而威非惟美惟深與神其孰能與
於此乎故曰度得天也其功無敵於天下矣

責素餐

狗當吾戶貓捕吾鼠雞知天時有功於人食
人之食可矣犀象麋鹿鶴鷺鷺鷮無功於人

而食人之食蓋子所謂率獸而食人也噫無
功食禽獸猶不可彼素餐尸祿將狗貓雞之
不若乎

辨謗

介讀青州劉槩韓吏部傳論曰憲宗迎佛骨
羣臣無敢言者獨吏部論之走南荒八千里
此豈利於身利於道也介於此知吏部之功
也潮陽之湫鱅魚為害潮人患之吏部至投

文以逐之一夕盡去鱸魚厥性暴戾無識猶
感其化而去焉使吏部立巖廊輔元首施其
道而化天下之暴戾無識復有如鱸魚者乎
必無也鱸魚可化況於人乎介於此知吏部
之道也曰使史臣謂排釋老於道未大不知
大其道者復何也介於此知吏部之尊也曰
諱辨其旨不獨為賀也有激於時僉凡人怠
於敦孝而亟於避諱甚無取也介於此知吏

部之孝也曰鯀無德於民猶有靈於晉國宗
元有德於民豈無靈於羅池者乎吏部碑之
何所不可介於此知吏部之是也曰平墓碑
非不善也信一婦人而磨之焉知實錄不類
墓碑介於此知吏部之受誣也則是吏部之
誣由槩而後禪吏部之道由槩而後明槩亦
可稱為端直士矣天聖四年秋詔郡國舉進
士時故諫議大夫滕公涉守青州謂槩能明

吏部之道特為首送槩少則為古文專意聖人之道性僻野以介特自守常居深山中或逾年一下山未嘗一造權豪門先兩為青州舉送以是名字不得高至是首送青人皆大怒槩之所為以槩不知人或謂槩有化丹砂為黃金術槩意得之特為首送或以為槩恃當塗力故得首送槩於是被此謗噫八九年矣介昨日架上整亂書得槩韓吏部傳論讀

之知吏部之大道知槩之名不虛得知槩之被謗噫吏部之道二三十年得劉槩伸之劉槩之名二三十年得槩公發之槩公之謗八九年得石介明之故作辨謗云

朋友解

姜潛至之被水害苦甚奉符尉李緼仲淵與至之友直通家義甚厚憐至之困災為偕弓手營救目以私役入罪之察盜捍水火縣

尉之職也又朋友之義患難相恤謾得其職
又得朋友之義反得罪大懼朋友之道絕因
解之夫父子兄弟以親愛君師朋友以義合
也入則事父兄出則事君師朋友君臣之際
猶有賣祿之貪得 其利焉師友之冬非道
義不合夫所謂道者親而不可離者也夫所
謂義者合而不可解者也古之管仲鮑叔王
陽貢禹以義始而以義終者也張儀蘇秦陳

餘張耳以利始而以利終者也義無不克終
利無有克終今夫人之趨權利熟則蜂來寒
則鳥去平生握手把酒敘歡放肝膽吐在地
一旦急難危患則掉臂緩趨而過若越人視
秦人之疾不獨不一顧又從排陷之朋友之
道薄也如此有人反其薄而就於厚則以為
罪今奉符縣李緝與進士姜潛同師受業有
升堂拜母之義潛居奉符之太平鎮今歲夏

六月七日乙夜水大至太平之人死者五人
其一則榷酒使臣張偕軫也在太平三四百
家潛被水尤苦夜風雨震電天大黑水且暴
來潛左手扶老母右手扶嬰兒妻子弟妹纍
累隨其後出沒於水中僅得脫死走太平四
里餘就高阜以避潛之居廬邸店并其所以
待歲時伏臥曠之用凡百萬與所藏書數千
卷盡為水害溫與潛友義甚厚潛之患難不

細溫不足為有勢力可以庇潛而操本縣尉
權略足以施於潛尚更退顧其身愛惜礙國
家禁苟逃錙銖罪不為潛致毫髮力忍宴安
坐視此誠夷狄禽獸之不為也東家火西家
焦髮爛額為撲滅志子入井路人不棄弛捨
匍匐走救之潛之水甚於東家火也潛之將
至於死猶志子之入井也溫少被仲兄故龍
圖之教長師泰山孫明復先生及親慕士建

中而交石介識周公孔子之道知仁義忠信
且與潛友厚反顧身憂惜乃不如夷狄禽獸
乎不如西家路人乎以古朋友之道責之緼
猶負大罪潛之窮且困如此纔能偕九日力
遺一囊麵米足以解潛昏墊之災然以今人
推之緼能不退顧其身憂惜其官抵冒刑禁
以濟夫朋友危患是上能以義始終者也故
舊不遺者也患難相恤者也法納凝密乃寵

緼去繩之以微文寘之於深典此不惟傷朋
友之道亦以害國家教化之本國家本設禁
所以禁小人非施之於君子也小人大為之
禁止或踰之君子則有禮樂而已莫使緼徇
國家之常禁則禁朋友之大義禁者權也權
有時而用制小人不以權則壞法亂民為害
必滋義者常也常者道之中也中常用待君
子不以中是示天下之無君子矣緼為君子

而以小人制之豈其宜縕亦不足深惜夫
朋友之道遂絕矣天下風俗更薄矣嘵州縣
吏貪墨殘毒者滿目曾不聞舉一人縕奉公
守法縕持廉縕愛民縕有文行縕有節義縕
孝於事親縕忠於事上縕信於朋友反得罪
悲夫

辨惑

吾謂天地間必然無者有三無神仙無黃金

術無佛然此三者舉世人皆惑之以為必有
故甘心樂死而求之然吾以為必無者吾有
以知之大凡窮天下而奉之者一人也莫崇
於一人莫貴於一人無求不得其欲無取不得
其志天地兩間苟所有者惟不索焉索之
莫不獲也秦始皇之求為仙漢武帝之求為
黃金蕭武帝之求為佛勤已至矣而秦始皇
帝速遊死蕭武帝餓死漢武帝鑄黃金不成

推是而言吾知必無神仙也必無佛也必無
黃金術也

祖徳文集卷第八

祖徳文集卷第九

祖徳石介守道

明隱

賢李

題鄆州學壁

明孔

釋疑

兵制

記永康軍老人說

趙延嗣傳

明隱

孫明復先生學周公孔子之道而明之者也。周公之道非獨善一身而兼利天下者也。先孔生富周孔之道於其身苟富而不施徒自膏潤肥碩而已。萬物則悴枯瘠病而自膏潤肥碩。豈周公孔子之道也。歟是以先生凡四舉進士，則是先生非苟畜其道以膏潤肥碩於其身，將以利天下也。潤萬物也。四舉而不得。

一官鬚髮皆皓白乃退而築居於泰山之陽聚徒著書種竹樹果蓋有所待也。且以謂堯齊在上必未使賢人布褐糟糠飢餓以死茲先生有所待之意也。禮曰君子居易以俟命斯之謂歟。世之淳近輩不達先生之心。謂先生隱僉又不達隱之義。隱者當毀面汙身杜門絕跡與鳥獸麋鹿為羣。裂衣冠屏飲食棄人事去妻子寒則衣葛飢則茹草。先生有一

不如是則相與謗誹喧譁。謂先生不得隱之道且人道之大莫大於繼嗣故聖人重之父以繼祖子以繼父孫以繼子相繼而萬世不絕故宗廟常血食而四時無廢享古之聖人莫如伏羲莫如神農莫如黃帝莫如堯莫如舜莫如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茲十一聖人皆娶所以重繼嗣且聖人之道非它人道也人道非它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不娶則是滅

父子也滅父子則滅君臣也夫婦父子君臣滅則人道滅矣先生娶所謂世之浮近者喧喧誹謗曰既隱矣隱則不得有妻子乃娶先生於是汨道矣吁先生學周公孔子者也苟周公孔子皆不娶先生不娶可矣而周公孔子娶先生何得而不娶也先生不娶則是滅人道也舜為大孝告文則不得娶不告文而娶蓋子是之舜大聖人也蓋子大賢人也舜

娶孟子言是：一聖一賢必非有差謬矣彼淳近者豈可與之言哉古之賢人有隱者皆避亂世而隱者也若箕子隱於奴呂望隱於釣四皓先生隱於山蕭何隱於吏韓信樊噲隱於屠市嚴君平隱於卜隱以遠害也亦非如彼所謂隱者也彼所謂隱者有匹夫之志守硤之節者之所為也聖人之所不與也孔子謂長沮桀溺則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謂

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則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若先生者有尼父之志遭堯舜之盛未得進用姑盤桓山谷以待時也非隱者也如說之葉於傅巖公孫之牧於海上陽城之居於中條說終相高宗中興於商公孫終相武帝不光於漢城終起於唐以諫諍顯先生之道無少於說而過於公孫城它日聖君聘而用之吾君軼高宗而登

堯舜矣先生舟楫於巨川而霖雨於旱歲矣
噫先生豈有隱者哉

賢李

予嘗謂相國李公賢於益嘗平津益嘗養客
三千人平津開東閣自食脫粟飯推以養士
然皆不聞有賢者相國養士固不若益嘗之
多平津之厚至道咸平以來山東文人之傑
賈公疎高公儀劉子望孫明復在公疎則相

國師友之公儀則相國姻睦之子望則相國
賓客之明復則相國以其弟之子妻之公疎
著書本益子有山東野錄數萬言公儀子望
明復皆宗周公孔子公儀有帝刑三篇子望
有輔弼名對四十卷明復有春秋尊王發微
十七卷皆荀卿之述作也四人可謂駢賢大
儒相國俱收之則相國之賢視益嘗平津遠
矣日相國固為賢矣而明復寒餓山谷相國

推衣食以養之可也屈致門下待以賓師之禮可也薦諸朝廷尊之公相之位可也以山名寒餓之士不辭相國之婚則不可介曰明復非榮相國之姻成相國之賢也明復窮居泰山之陽乾枯憔悴鬚髮盡白相國來泰山見明復曰五十始衰又五十異糧明其衰則養要厚也先生五十矣一室獨居不幸風寒飲食不節誰事左右吾觀吾女可以奉先生

箕帚主先生醫藥先生起固辭相國曰吾女捨先生不過為一官人妻先生盛德為李氏榮矣先生固辭是先生以德自貴陋吾族也吾不以兩為宰相高先生吾雖德劣而能知先生止庶幾矣先生母固辭先生退而自辭曰宰相之女不以妻王家戚里貴卿少侯予寒餓山石鬚髮皆白乾苦憔悴藜藿不充相國於予何取而固婿予況予道未至於古人

宜如予之道過於古人他人誰予顧相國不
愛一女以妻予古之賢者無有予不可不成
相國之賢遂不敢辭先生非榮相國之姻成
相國之賢也噫相國賢也受一愛女豈為泰
相國不賢也一簞食一豆羹先生不愛矣

明孔

一飯三吐哺一沐三握髮起以待士予聞之
周公而不見其人故脚史中丞孔明之待明

復先生至矣以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知
兗州高先生道德每見先生謾以謹恂
以憚如執弟子禮然終日談唯堯舜周孔之
道不敢及它先生居泰山公兩就見於山下
作詩親書刻石留於屋壁歲時送衣服肴
薪芻麥稻不關人言公事君事文事先生盡
禮其以師尊先生乎在三之義唯公備焉世
之說公以聖師之孫知道蹈仁義能讜言極

論有王臣蹇蹇之風由正言至大夫歷三諫
官又待制龍圖閣及為直學士再為御史中
丞其操守甚堅始終不渝天下之論無闇唯
以公剛嚴高亢簡於待士為少此為不知公
者故明之

題鄆州學壁

沂公之賢人不可及初罷相知青州為青立
學移魏為魏立學再罷相知鄆州為鄆立學

再罷相為三郡建三學沂公之賢人不可及
夫水之不涸以其有源也木之不拔以其有
本也學為教化之源仁義之本歟為國家濬
源而殖本公之心厚矣

釋疑

故僕射孫公致政歸月再期以病終於家初
公在兗州既得請起西鄉謝目泣下數行家
或謂公之請老蓋逼乎禮耳非誠然也言公

之泣有所恨矣及公病終於家都士大夫藉
藉稱公飲恨而死吁公遠事三朝實侍諱二
后至禮部尚書君臣之不可謂深矣一旦辭
去豈能忘情耶公泣可謂有禮矣彼小人者
孰知也乎且夫凡人一日相聚一飯相樂將
去猶踟躕不忍別或摻裾執袂涕流咨嗟公
豈不動心邪而謂公云：何厚誣也公家世
為農發憤力學起徒步至顯位實有知足之

心居常語人曰吾仕已逾素望禮經大夫七十
而致仕吾年及之則請老矣年且六十有
九其年冬命門人郭楨草疏三通引年告歸
其辭澈切明年春以三疏連上天子不許去
詔斷來章公既不得謝上不敢留又上兩封
求守故郡遂遷工部尚書知兗州雖得偃息
外藩公終以逼其志不樂至魯之明年夏復
命郡人石介作奏兩本公實康寧無病期於

必得請託以老且疾其辭激切過於前疏秋
將奏上會國有火災不果上明年春遂奏入
天子察公之誠度不可奪乃以太子少傅致
仕奏初上東平相國訪於郭稹曰孫公累章
告老累由衷卒稹對以平生無妄語此之所
陳可謂誠懇東平曰若然願與孫公成此美
事天子已下不能奪東平又贊之公故得謝
公初歸鄆州也里中諸老縱觀公馬上自得

喜動顏色及三日宴於故宅顧謂賓友曰白
傳有言多少朱門鐸空宅主人到老不曾歸
老夫今日幸得歸娶本末如此明著固可以
取信於人娶而云謂公不足而死何厚誣
也公通明經術服行道義為世醇儒為國碩
臣當祥符間上書十不可請停西祀在河陽
飛疏乞斬未能焚天書真宗方崇大老教迎
禮方士公屢言神仙非實請以秦始皇漢武

帝為戒對今上說論語至天何言哉直引先朝佞臣輩作天言造奇字謂之天書云天不能言豈有書哉公之道如是彼淺近者不知君子仕以行道非以利祿謂人貪寵榮溺富貴皆常情也以已度人哉云々然謗公予懼謗者日勝而天下或疑為公作釋疑

孫少傅致政小錄

太子少傅樂安孫公致政歸鄆州鄉老故人

從觀於路公馬上色自得甚三日宴郡寮於私第樂半闋趁飲茶於致政堂出真宗御製詩上飛白書客觀舞復坐公顧客曰白公有言多少朱門鑱空宅主人到老不曾歸老夫今日歸矣喜動於外終食客退留通判張駕部舜元觀察推官石介復於向所謂致政堂中潔罍滌筭別陳酒張與公鄉里道舊敍曲仍顧介諷易離卦九三爻辭且曰樂以忘

憂自得小人之志歌而鼓缶不興大耋之嗟
酒數行公親舉令命張和諸孫皆立後立令
繼之曠夕罷明日乘小駟從諸孫遊觀北園
笑語衍々復終日即徧呂故人鄰里散金帛
皆獻其意有宿負不還悉復其券月餘公感
疾篤公謂子瑜曰吾無身後憂諸經傳中吾
有未了者此遺恨爾初公疾辟暑居西廳一
日晨起忽索就正寢明日呼瑜及家人總至

公曰今五月二十四也辰在巳明日當是時
吾終因口占曰致政得請歸明道二年五月
二十五日啓手足於正寢禮也是故君子謂
之知命上三十一字公辭也復命瑜曰明日吾易簷之
際慎勿令婦人至吾所唯汝與諸孫侍目復
慨然曰所貴不死於婦人之手上九字公之辭也
又呼其婿范曙謂曰不意便至於此然死生
有命富貴在天大數不足以介意上二十二字公之辭也

也 又命瑜曰請石介草遺表但叙平生感遇
勿復陳乞恩澤瑜能行其治命故瑜遷中丞
制云覽遺奏之盡忠故推恩而及嗣此耿熙
也餘在國史

兵制

夫萬物皆有制也失其制則反為害也周之
制失在諸侯大漢之制失在諸侯彊唐之制
失在將怙國家之制失在兵騎何以言之三

代以前爵有五等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百
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地小易制也力弱
易使也周公始斥大土窩廣其封公侯五百
里伯三百里子男百里周之諸侯矜大而不
服非諸侯之罪也失在周公也漢封功臣王
子弟猶以向之制輕而地薄又增益之大者
乃數千里少者三四四十縣漢之諸將恃彊
而多反也非諸侯罪也失在高祖也開元無

事日久明皇好拓疆窯寵幸邊臣寵寢而心
快故祿山叛自祿山叛天下兵革連年不戢
肅宗代宗無長策遠馭不能以法律繩下反
用寬貸姑息藩臣唐之將怙而好亂非將之
罪也共在明皇肅宗代宗德宗也國家自太
祖太宗亟用兵故賞賚厚焉天下既平兵革
不用或老卧京師或飽食塞下或逸處郡邑
或散居亭鄣未嘗荷一戈也而賞賚不削於

太祖太宗亟用兵時復且有加焉謂國家無
事而益貴我無功而多賞我豈非懼我爭於
是日益驕而不可少下茲非兵之罪也共在
謀國家者也周漢諸侯之大且彊唐之將怙
吾不復言之也國家之兵驕不為用如何使
之不驕而且為用使之不驕而且為用急治
之恐且亂矣持日以久使之不滯也持日以
久使之驕少殺可矣驕少殺也持日以久使

之不驕可矣不驕則可為用也然則如何為
之可也無他道也慎擇主帥不特無功勿賚
焉苟有猖獗叫呼搖朝廷者盡孥戮之俾望
之心息而僥覲之路絕自不驕鋤之自不敢
驕矣無如明道半年四肆赦而六特支苟務
姑息而預郊前年聞府州啟賊殺去年聞魏
害官吏今聞單父輒奪兵甲故作兵制云

養說

古之養士也薄今之養士也厚噫養薄所以
責其厚養厚所以責其薄君子之設教也有
心哉夫德厚而養從之則養居後焉養厚而
德從之則養在先焉養之後與先皆要之於
德而已矣易之頤曰正吉觀頤自求口實彖
曰正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
口實觀其自養也夫養以要夫德所養正也
德而後從養自養吉也古之人厚不以薄而

居其厚故舉薄焉今之人薄不以厚則不能
敦其薄故養厚而養之意深矣

記永康軍老人說

永康老人為予說今三司副使工部郎中劉公隨祥符中為永康軍判官受職之三日當躬謁諸祠輒遺去吾先聖且言先聖不在永康祀典從來舊矣公則首詣之至其廟庭既湫隘蕪穢復為邑人任惟翰後王中庸請射

其祠內地將作居舍公親移文責其有司務
店
樓文曰國家誕敷文治欽奉聖師故曲阜舊堂近歲親臨於詔蹕成均行禮每年咸命於上公一昨奉睿謨別加徽號是以申命列郡祇肅嚴祠潔牲牢玉帛之羞制籩豆簠簋之器當軍廟貌雖設堂皇且卑顧茲庭筵上甚湫隘將欲增脩廊廡敞闢閑閑必使人序有倫繪素無闕俾游夏之外攝齊盡列於師門

服鄭之後配享咸遵於祀典則有內通函文
之地外連數仞之牆當仲由鼓瑟之門為封
人請見之所儻容占射俾出課租有傷善教
之文不便上了之禮遂復奪其地廣其廟高
明顯啟使蜀人知有聖人蜀人生西偏不得
天地中正之氣多信鬼誣妖誕之說有灌口
祠其俗事之甚謹春秋常祀供設之盛所用
萬計則皆取編戶人也然官為之聚斂蓋公

私受其利焉民苦是役過於急征暴賦公曰
聰明正直之謂神彼果能神則是既聰明且
正直也豈有聰明正直之神椎剥萬靈之膚
血以為己奉武果不能神又何祀焉遂止之
永康舊無井賴而食之者導江而已冬則江
水凍涸人去永康城二十里就有水而取資
焉其艱也如此人以是飲食不時或生疾多
死之無以養馬牛畜雞豕城中苟火發焚公

帑害儲廩假如焦正滅都何方得一勺水灑之永康尤以此為患公止患之默思所以道水利有魚鳧山俯永康城山下出泉進則困險退則閼山未知所適公屣步登山親視之周爰經始潛得其術遂道水入永康城水於是足用民於是不乏愈汲愈生取之無竭儻魚鳧山朽泉源絕水之利當歇不然至於千萬世而無窮伏也岷沱與馬騎江合則成都

與屬郡十三縣皆被害時未相合者尋尺之地爾公獨危之於是謀防之功未就公遭逐去公雖非罪遂去曾不自理猶以危成都與屬郡十三縣於公家之事為不了後俾成都卒就其功成都與屬郡十三縣遂無虞矣永康西與蕃夷接四海一統夷夏相通蕃人之上見青天下臨深淵夷夏同苦之則為關西

山之路一日嶢巖險絕削為砥路往來行李安如坦塗夷夏同受其福永康在國之西垂既僻且陋去朝廷聲教遠其民不知有憲法律度能繩大豪首猾畏豪強兼并之家如被制服奴使奪其土疆暴其妻妾不敢與爭亦不知有理所公到數月威德大行彊宗不復凌弱暴怯民或有跳出山谷中敢直入衙門趨廳前號冤哭枉者自是豪人歛迹民得所

養道江出一人死罪入一人死罪公收入獄効得其情本路轉運使李士衡庇道江冷為極力救之公不許卒正其罪國家嘗大酺而永康屠羊秦豕之家尤苦其役蓋官以峻刑急責而強取其利頃嘗有輸家既匱無以供上苛吏逼之至鬻妻女以償者及是復酺公先告屠人出公帑錢卒易之是年屠人樂輸公初出帑中錢也有司執之以為不可公斥

去獨行後朝廷上不問來成都是吏請於公
顧聞其說公曰國家大酺布德澤流愷樂於
萬民反苦民以取充非聖君之意也吏拜服
而去永康肉斤五十兩時官給二十五永康舊無
城壘歲配廩角寨吏緣為姦民時被盜且多
火災公到自署四圍達於衢兩畔暨倉廩營
舍悉使樹楊如柳比焉樹長枝葉相蔭一以
禦火一以為塞故永康至今賴之寒食所司

科民具鞶韁公科民斫官山木為之一日公
出城見雙樹俱高五六十尺其枝幹脩直甚
可愛頃賞之移時徐有叟拜於樹下且曰此
樹年久遭人擢為鞶韁木老夫則以十數緡
贖之計已輸錢百餘緡矣獨今年獲免公忤
李士衡指誣以不練事邊人不安遂去公既
去本路轉運使與提點刑獄相次按俗至永
康有蕃人數千人跳出市中持馬轡不得行

且大呼曰我劉文何處去也還我劉文則已
慰勉之方肯去本路具以聞上公始得洗先
是蕃人歲來永康市馬永康人輒欺之公則
待之以信復為開西山路故蕃人懷之老人
語未既淚隨睫下魯國石介聞是說起而舞
曰夫巖先師廟尊聖人也斥灌口祠羅滛祀
也鑿山通井設防欄江利萬世也去猾奸勇
也綏鰥獨義也辨枉獄明也拒豪勢強也安

屠人息鞚鞬樹楊開路可謂公家之利知無
不為噫蕃人性獵悍難服頑說不化公能懷
之公之道用於天下則其何如也永康之政
老人之說不敢墮他日送於史官請書循吏
傳首

趙延嗣傳

今三司嗣相工部郎中劉公隨嘗稱趙鄰矣
舍人死遺三孤女一老乳母而已內無兄弟

以禦其侮外無期功強近之親女稚弱衣服飲食須人何怙何恃不以凍餒死則為彊梁暴之矣有趙延嗣者僅於舍人顧是諸孤義不可去竭力庇養之舍人死無一區宅一廛田延嗣為營衣食之資身為負擔沾體塗足不避寒暑如是凡數十年如一日未嘗少有懈倦之色事三孤女如舍人生三孤女自幼至長使其女與同處女之院延嗣未嘗至其

門女皆適人延嗣終不識其面初寓於宋三女俱長延嗣晨起自堂前將西走京師趙氏始不知謂捨去皆哭延嗣以女長未婚將訪舍人之舊求所以嫁至京師見宋翰林白楊侍郎徵之曰發聲哭止具道趙氏之孤且言長將嫁二公驚媿謝曰吾不及汝吾被服儒衣冠讀誦六經學慕古人况與舍人友舍人之孤吾等不能恤汝能養之吾不及汝遠

矣二公同為迎入京師與宅居之徐相與求良士為婿長配樞密直學士戚公綸猶子職方郎中維之子太廟齋郎舜卿次並適屯田員外郎張君文鼎之子鄉貢進士季倫三女皆歸延嗣始去趙氏門延嗣可以謂之賢僕夫矣石介曰若然則延嗣有古君子之行古烈士之操古仁人之心豈特僕夫之賢天下之賢也昔在漢有為翟公之客者翟公免客

皆去延嗣獨不去復為養其孤雖去千載客視延嗣止當羞於地下矣魯有顏升子者嘗獨居一室中夜暴雨鄰家女投升子宿升子使執燭以達曉以免其嫌後人稱其廉延嗣親養三孤女長且適人終不識其而其節豈下牴子哉唐韓吏部凡嫁内外及友朋孤子僅十人天下服其義延嗣嫁趙氏三女無少吏部者噫翟公之客皆當時士大夫視延

嗣遠不及也。叔子魯賢者，吏部唐大儒延嗣為賤僕夫。其風操凜焉，其行義卓焉，與顏侔韓並延嗣，可謂僕名而儒行者矣。吁！僕名儒行見之，延嗣夫儒名而僕行者，或有其人焉。得不愧於延嗣哉！延嗣所為如此，有可以厲天下目傳之云。延嗣以今終。

祖徳文集卷第九

祖徳文集卷第十

祖徳石介守道

漢論上

漢論中

漢論下

漢論上

噫嘻王道其駁於漢乎？湯革夏改正，朝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禹之道，周革商改正，朝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湯

之道漢草秦不能盡循周之道王道於斯駁
焉夫井田三王之法也什一三王之制也封
建三王之治也射鄉三主之禮也學校三王
之教也度量以齊衣服以章宮室以等三王
之訓也三王市廛而不稅闔閭而不征林麋
川澤以時入而不禁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
五十者養於鄉六十者養於國七十者養於
學孤寡鰥獨皆有常餼周襄王道息秦并天

下遂盡滅三王之道漢草秦之祚已矣不能
革秦之弊猶襲秦之政而井田卒不用也什
一卒不行也射鄉卒不舉也學校卒不興也
度量卒不齊也衣服卒不章也宮室卒不等
也市廛而稅闔閭而征林麋川澤不以時而
入用民之力無日五十而十七十者不養孤
寡鰥獨無常餼三王之道不復非秦之罪也
漢之罪也桀滅夏道湯亦受命克承禹烈故

夏之民歸而見禹之政紂滅商道武之受命克承湯烈故禹之民歸於周不見周之政於商不見商之政而見湯之政秦滅周道漢立受命不嚴周之政而沿秦之弊立漢之政故秦之民歸於漢見漢之政而不見周之政蓋以漢之禮樂易三王之禮樂也以漢之制度易三王之制度也以漢之爵賞易三王之爵賞也以漢之法律易三王之法律也以漢之政令易三王之政令也噫漢順天應人以仁易暴以治易亂三王之舉也其法可惜矣

始何如此其盛哉其終何如此其卑哉三王大中之道置而不行區區嚴秦之餘立漢之法可惜矣

漢論中

或曰漢故三王之道作之者其誰歟曰曹參所以成天下漢陸賈叔孫通之罪也漢高祖以干戈而定天下陸賈曰陛下馬上得之不可馬上治之於是使賈著秦所以成天下漢而以得天下及古今成敗之國

賈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輒稱善高祖已
平天下羣臣飲酒爭功或妄呼拔劍擊柱上患
之舛孫通乃與弟子百餘人雜採古禮與秦
儀以為漢儀帝用之曰今日知為皇帝之貴
也漢高祖豁達大度聰明神聖溫恭濬哲莫
威宥武其資材固不下乎湯禹與文武道之
使為帝則帝矣使為王則王矣方平定禍亂
恩為漢家改正朔定禮樂立制度明文章施

道德張教化一風俗興太平以垂於千萬世
賈若能遠舉帝王之道致於人君施於國家
布於天下通若能純用三王之禮施於朝廷
通於政教格於後世以高皇之材而不能行
之乎乃齟々進夫當時之近務王霸之猥畧
貴乎易行政舉夫近古之野禮亡秦之雜
儀求夫疾效使高祖上視湯武有慙德漢家
比蹤三王為不侔可惜也哉初蕭何為相天

下未甚乂而何死曹參代之參以為蕭為之規當守之勿失日飲醇酒寬緩不治事雖復惠帝求治參不能竭才輔之直以高祖之初定禍亂蕭何之草創律令民僅出塗炭為己太半國僅立法式為已大備當其高祖之既平禍亂蕭何之既定律令惠帝之方求治參能竭伊尹致君如堯舜之心周公輔成王致太平之道以事惠帝制度之未備者備之教孫通曹參之罪也

化之未格者格之文章未備者備之禮律未明者明之刑政之未和者和之盡循三王之道而行之賈與通既施之於前參復行之於後漢豈有不及三王之治者乎故曰陸賈升孫通曹參之罪也

漢論下

或曰時有澆淳道有升降當漢之時固不同三代之時也盡行三王之道可乎曰時有澆

淳非謂後之時不淳於昔之時也道有升降
非謂今之道皆降古之道也夫時在治亂道
在聖人非有先後耳桀紂興則民性暴湯武
興則民性善湯之時固在桀之後武之時固
在紂之後而湯武之時豈有不淳於桀紂之
時其道已降乎其民亦已難教乎時治則
淳時亂則澆非時有澆淳也聖人存則道從
而隆聖人亡則道從而降非道有升降也民

歟周久矣苦秦甚矣秦之政檻穿也民得出
檻穿也唯使之從三王之政非如檻穿之深
閑可畏也既得出檻穿而得適非檻穿人皆
樂然從之也况使從三王大中之道躋於泰
然安樂乎當高祖提秦之民於千萬丈不測
深淵中置之於平地若示之以三王之政革
之以三王之化鼓之以三王之號令明之以
三王之律度民有不肯從之乃曰不如在乎

萬丈不測深淵中之樂邪吾未之信也當乎
天下初定也民未有富兼地民未有彊凌弱
民未有衆吞寡民未有大并小曰定之經界
曰為之井田民有爭爭國未有廵行之費國
未有兵衆之動國未有土木之耗曰為之什
一之法曰立之中正之道國闢用乎封建以
城之射鄉以仁之庠序以教之養老以厚之
秦之民不為漢之民為三王之民也民不見

漢之政見三王之政也伊尹俾其君不及堯
舜其心媿恥若撻於市湯去堯舜數百年矣
而又承桀之大亂其時固已澆漓矣且能以
堯舜之道事其君使其君如堯舜曹參陸賈
樊噲通乃獨不能以三王之道事於漢使漢
不及三王誠可罪也或曰漢之輔政者前有
蕭張中有平勃後有霍光魏相公孫博陽侯
韋賢父子而獨責於賈與通暨曹相國不亦

偏乎曰易之革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
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君子以治唐明時鼎曰
君子以正位變命當高祖定天下乃革去故
鼎取新之日也曹參陸賈叔孫通正當君子
以治唐明時正位變命之際也會其時乘其
際不能創制度明律令以垂萬世法適當其
罪也至於後世法令已定矣條章已著矣制
度已行矣朝廷循之已成熟矣百姓信之已

慣習矣而遽更之得無亂乎富者已連田兼
地矣彊已凌弱矣衆已吞寡矣大已并小矣
而遽正之以經界居之以井田民肯從乎後
嗣奢縱日作土木不息內畜嬪侍外耽畋遊
殫天下之財疲天下之力猶供億不足而遽
行中正之道取什一之賦罷關市閼山澤國
其不之乎故晁錯請削國地而被誅仲舒請
限民田而不用霍光魏相公孫韋賢博陽侯

雖有其才豈復能為漢家革制度乎適不當其時也故吾罪曹參陸賈叔孫通也

中國論

夫天處乎上地處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國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國內也天地為之乎內外所以限也夫中國者君臣所自立也禮樂所自作也衣冠所自出也冠昏祭祀所自用也縗麻喪泣所自制也果

蔬菜茹所自道也稻麻黍稷所自有也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文趾有不火食者西方曰戎被髮衣皮者不粒食者北方曰狄衣毛穴居者不粒食者其俗皆自安也相易則亂仰觀於天則二十八舍在焉俯觀於地則九州冬野在焉中觀於人則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賓客朋友之位在焉非二十八舍九州冬野之內非君臣父

子夫婦兄弟賓客朋友之位皆夷狄也二十八舍之外干乎二十八舍之內是亂天常也九州分野之外入乎九州分野之內是易地理也非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賓客朋友之位是悖人道也苟天常亂於上地理易於下人道悖於中國不為中國矣聞乃有巨人名曰佛自西來入我中國有龐眉名曰耽自胡來入我中國各以其人易中國之人以其道易

中國之道以其俗易中國之俗以其書易中國之書以其教易中國之教以其居廬易中國之居廬以其禮樂易中國之禮樂以其文章易中國之文章以其衣服易中國之衣服以其飲食易中國之飲食以其祭祀易中國之祭祀雖然中國人猶未肯樂焉而後之也其佛者乃說曰天有堂地有獄從我遊則升天堂矣否則擣地獄其老者云說曰我長生

之道不死之藥從我遊則長生矣否則夭死
且為人有為未耜以使人農也為詩書以使
人士也為器材以使人工也為貨幣以使入
商也子拜乎父弟事乎兄幼順乎長冠以束
乎髮帶以繩乎腰履以羈乎足妻子以待乎
養賓師以須乎奉線麻喪泣之制使人為哀
禋祀祭享之位使人為孝倫之勞也如是我
皆無是之苦於是人或懼之或悅之始有從

之者既從之也人則曰莫尊乎君文與之抗
禮無兄以事也無長以順也無妻子以養也
無賓師以奉也無髮以束也無帶以繩也無
縗麻喪泣以為哀也無禋祀祭享以為孝也
中國所為士與農工與商者我皆坐而哀食
之我貴也如此故其人歡然而去之也靡然
而趨之也噫今不離此而去彼背中國而趨
佛老者幾或曰如此將為之奈何曰各人其

人各俗其俗各教其教各禮其禮各衣服其衣服各居廬其居廬四夷近四夷中國處中國各不相亂如斯而已矣則中國中國也四夷四夷也

祖諫文集卷第十

